

十六都的炭篓

铁林

在赣东北地区，有个叫十六都的小村庄，沿着溪流往回走，便开始进入山区。这一带盛产竹木，改革开放前，村民们以烧炭卖炭营生。炭烧好后需要东西来装呀，十六都人瞧准商机，开始用竹片编织炭篓，这一编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这里的炭篓编得又大又结实，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最近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十六都的炭篓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涵义，成了奉承人家的高帽子之代名词。比如某人爱听恭维话，就说给他一顶十六都的炭篓。

话说某一天，当地有个著名的汉语言学家高凡回家省亲，和几个阔别三十多载的发小见面。酒醉饭饱之后，大家借着酒劲，开始天南地北地海侃起来。

高建是个建筑老板，谈起自己

有幸参与鸟巢建设，趾高气扬，唾沫横飞。李平是中学老师，自诩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男人借酒壮胆，都这德性。

高凡作为名流大咖，在发小面前，更是不甘示弱。他列数出了自己身兼的各种头衔并且受邀到过世界各国参加学术论坛，发小们掌声雷动，投去仰慕的目光。此时，高凡突然话锋一转，提出跟大家玩个游戏。

高凡说：我对家乡的方言也很感兴趣，尤其对我们十六都的炭篓更是情有独钟。我准备做个功课，回去也写篇文章，看看现在还有没有人对十六都的这顶炭篓感兴趣。这样吧，我们假设每人有炭篓一只，即高帽一顶，请各位到亲朋好友中去推销，看谁推销得快，且被推销的人名望越高越好。

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有

创意，新鲜刺激，值得一试。

高建是个机灵鬼，虽然读书不多，但情商不低。他端起酒杯，走到高凡身边，态度谦恭地说：这几年我虽然挣了点钱，也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但这只能满足人的第一需求——物欲。跟大学问家高凡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人家现在已经是精神层面的亿万富翁，是汉语言文字方面的顶级专家，听说光论文就发表了几十篇，还出版了多本专著呢……

此时的高凡脸上容光焕发，接过高建的话说：不值得炫耀，区区三十八篇论文，很荣幸全都刊登在国家级杂志上，还撰写了六本著作……高凡谈兴正浓。

高建舌头一伸，做了个鬼脸，附在李平的耳边说，看来我的这顶炭篓已经推销出去喽！

『野鸡叔』笑了

刘仁和

最近，几个文友聚在一起天南海北侃大山，说起一个贫困户华丽转身住上三层楼的故事，爱刨根问底的我经打听此人叫“野鸡叔”，是广丰文化促进会原会长陈亨成的结对帮扶户，百闻不如一见，于是萌发出要到现场去走走看看的念头，立马和陈会长联系，意想不到的是陈会长正准备利用周末去“野鸡叔”家吃“亲情饭”，随即叫我们几个人结伴同行，吸收一下农村新鲜空气，尝一下地地道道的农家饭，听一下“野鸡叔”发自内心的笑声，了解一下其勤劳脱贫带来家中翻天覆地变化的动人事例。

陈会长率我们一行人驱车来到广丰大石街道溪边村，走到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停下，但见屋外堆着一大堆比鸡蛋还要大的马铃薯，厅堂上放着几大筐乌黑发亮的油菜籽，东道主满脸笑容和大家一一打招呼后，陈会长介绍：楼房主人“野鸡叔”（正名徐信基）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靠勤劳脱贫致富，搭上了奔小康的快车，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和他自由交谈。

我与大石街道人有不解之缘，既是大石街道人的外甥，又是大石街道人的女婿，所以和“野鸡叔”一见如故，通过零距离切磋、面对面交流、心连心沟通，对他因病致贫以及脱贫致富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现年78岁的“野鸡叔”，以前可谓是多灾多难，廿八年前大儿子出外打工杳无音信，十几前患重病到上海住院治疗，不但花光了所有积蓄，而且还背下了一身烂债。祸不单行，他小儿子打工被机床剪下小指头，在家养伤近一年，由于因病致困于2016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帮扶干部的大力支持下，迈开了勤劳致富的步伐，2017年，在浙赣二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失踪25年的大儿子回到了家中，村、街道、区立马为其上户口办身份证，人逢喜事精神爽，看到今后生活有奔头，他一下子病就好了，打那以后，自己负责种田作地，大儿子带小儿子出外打工赚钱，皇天不负有心人，2018年就一举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2019年将房屋“鸟枪换大炮”装璜一新，如今“野鸡叔”一家大小六口人的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憧憬未来，“野鸡叔”笑了，这时的笑容特别灿烂。

雨

长青

(一) 定把绿水青山还
天雨磅礴荡千乡
惊雷神口吞夕阳
丰溪泻涛泻江东
不尽洪流颂河山

(二) 荫荫初夏藏春意
绵绵细雨桃花
新冠若随天雨消

(三) 落地万花艳
九天洒甘泉
解落三伏天
入秋惊黄叶
清溪柳锁烟
冬至寒露生
瓦屋冰烛添



周振宇/摄

英国著名作家伊夫林·沃曾说过：“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埋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我老了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挖出来，回忆往事”。于我而言，这个让我幸福生活过、魂牵梦萦的地方应该是横山——这个小镇里留下过我最青春最宝贵的年华，留下过我最青涩最深刻的履痕。

那一年师范毕业后，初出校门的我报考了家乡教师编制的考试，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录，选择横山作为工作的第一站。横山地处广丰东南，我以前从未去过，只听说廿四都糕糕闻名遐迩，一看百度词条，殊不知这里还有以国家中二型水库关里水库为核心构成的环湖景区——东有东岩和神仙棋盘石；南有柴九洋原始森林、红豆杉古树木群和神秘的古城堡；西有龙潭溪九曲十八弯、龙潭无底洞和古庙；北有雄伟的人造土坝和水库枢纽体系……我一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

开学季到来，踏上开往横山的班车，我一路欣赏着沿途风景，心情难以抑制的激动。那时的公路并不平整，摇摇晃晃40多分钟车程后来到横山政府驻地——廿四都。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普通的小街道，两边零星的开着一些卖日用品的小商铺。我一路问过去，在商铺老板指引下，来到政府大门边拐角处不显眼的校门。进入学校，只见两栋简陋的教学楼，左边是一座旧时的祠堂，穿过祠堂便是食堂。我住宿的房间安排在祠堂一角，房间

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据同事说窗子是我来之前才临时加了窗帘。打量着四周，眼前的这一切让初出茅庐的我心情彻底跌入谷底。

学校安排我教五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这个班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穿着脏兮兮，还总爱找我告状，一下课就喜欢围着拉扯我衣服，闷热的教室里总弥漫着一股酸臭味。还好学校同事挺好相处，稍稍有些许宽慰。接下来的日子平淡而枯燥，没有了憧憬，做什么都觉得乏味。

时光就这样慢慢悠悠过了大半年，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印在横山的青涩履痕

周丹丹

那是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学校要求家访，因为学生散布在山旮旯里，我利用课后时间走得很艰难。连续走了几天的山路，我的脚磨出了好几个水泡。周四那天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走完最后一家天色已晚。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脚上水泡疼得我直掉眼泪。咬着牙深一脚浅一脚在雨中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学校又发现停电了，整个校园里一片漆黑，我住的祠堂宿舍更是阴森森的。雨很大，拍打在窗户上滴滴答答响，我蜷缩在被窝里吓得瑟瑟发抖，全身滚烫意识模糊。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爸爸闻讯赶来把我送

到医院，医生诊断重感冒加急性肺炎。在医院住院的两天里我想了很多，决定出院后跟爸爸妈妈摊牌，不想再回学校上班，我才18岁，要继续读书。为表决心，我回到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周日的下午，爸爸妈妈貌似妥协了，不再像往常一样催促我回学校。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妈妈说学生来看我了。我难以置信地打开门，一群孩子们一看到我欢呼道：“终于找到周老师了”。原来，班上的学生知道我生病了，自发选出5名代表来看我。他们从早上9点就从横山来到县城，只打听到

我住在东街东路，便挨家挨户的找了整整四个小时。腊月寒冬一个个脸冻的通红，每人手都提着沉甸甸的从家里带来的土特产，有红薯、冬笋、年糕……我被孩子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就这样，我又踏上了回横山的路。从那以后，我试着改变心态，才发现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糟糕。孩子们一双双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我的崇拜，写文总爱写我：“语文老师讲课很认真”“语文老师穿长长的裙子很漂亮”“语文老师会教我们弹琴唱歌”“最喜欢语文老师”……

我改变了对横山的看法，更加用心的

对待孩子们，努力的工作着，并和同事相处融洽。春天的时候去田野踏青；夏天的时候到水库边野炊；秋天的时候上山里摘野果；冬天的时候看农家炊烟……我慢慢融入了这里，一晃就是两年的时光。两年后，我离开横山去江西师大读书，继续我的学业，后来便没有再回过横山，横山只留在了记忆深处。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世界蔓延。宅家的那段日子里，回忆最多是在横山工作的两年时光，当时就有待道路解封后第一时间回横山走一走的冲动。4月中旬的一天，我一大早开着车从裕丰南大道出发去横山。眼前，往日拥挤的路面被崭新的柏油路面取代，平整而宽敞。去横山已经不需要经过五都，从大石路口直接进入新建的大湖线公路便可抵达横山。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新农村建设让整个横山大变样。穿过熟悉的街道，来到街道尽头，镇政府的大门已经改建了，比以前更醒目。大门的右边是学校，校园好像也拓宽了不少，增加了教学楼，操场足足比以前大两倍多……眼前的这一切不禁让人感叹时光的变迁，乡村的变化确实巨大。

车子缓缓的开出学校大门，驶向关里水库大坝坝底。下车徒步走上一级台阶，站在关里水库的坝顶，整个横山的景色尽收眼底——身后是宽阔的湖面，面对的是郁郁葱葱的田野。我不禁闭上双眼深深的呼吸着这里曾经熟悉的空气，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印有青涩履痕的年华……